

書與劍

北宋文臣武將列傳



北宋文臣武將列傳

書與劍

陳 峰 ◎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自序	九
開國元勳趙普	一三
狀元宰相呂蒙正	五五
「呂端大事不糊塗」	七二
親將張瓊與楊信	八八
名將郭進	一〇二
猛士呼延贊	一二一
士林豪傑柳開	一三四
名相寇準	一四九
「鶴相」丁謂	一八八
權相呂夷簡	二〇九





宋庠、宋祁兄弟	二三四
庸將張耒與楊崇勳	二五五
詩書之將劉平	二六二
儒將張亢	二八四
大帥狄青	三〇〇
邊臣王韶	三二七
藍田「四呂」	三五〇
附 錄	
書中人物年表	三六五
參考書目	三七五
後 記	三七八



自序

在中國歷代王朝中，宋朝可以說相當獨特。一方面，從傳統武功的角度看，她可歸類弱世一代。北宋時期，北有龐大的遼朝，西有強悍的西夏，宋廷在邊防戰爭中落敗不少，還被迫簽訂議和條款。而割據西南的小國大理政權，也能長期並存不廢。至靖康之難，徽、欽父子兩代皇帝被俘客死異鄉；南宋之時，更長時間蒙受巨大的軍事威脅，唯偏安一隅，最終不免亡於元軍之手。今天昆明滇池邊的大觀樓內，清人孫髯翁的天下第一長聯有「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之句，可謂絕妙的排比，既對歷史，上雲南與中央王朝的關係作了精闢的概括，又生動地點出了漢唐宋元幾代的不同特點。「玉斧」一詞用得確實高明，因為它代表了高雅與富貴，玩物的意義大於武器的用途，正與漢代之樓船、唐代之鐵柱和元代之革囊的純粹冷酷裝備，形成鮮明的對照，真是再形象不過了。凡此種種，都使許多讀史的人感歎宋朝之「窩囊」。

但另一方面，兩宋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及科技之發達，在中國歷史上又是空前的，其典章文物、制度建設以及社會風尚等諸多方面，更在中國古代產生了具有深深刻意義的巨大影響。還有如《清明上河圖》展現的豐富多姿的畫面，散發出濃烈的市場生活氣息，

確已標誌著中國社會告別了森嚴的中古時代。近代思想家嚴復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著名史學大師陳寅恪則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英國著名科技史學家李約瑟稱頌宋朝道：「談到十一世紀，我們猶如來到最偉大的時期。」而日本史學家宮崎市定也認定：「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魅力的時代。」諸如此類，又使治史者無不驚歎宋朝之繁盛。

正是在這樣矛盾複雜的歷史場景下，由「杯酒釋兵權」拉開序幕，宋朝政壇間隨之上演了一幕幕文臣武將的表演，或精彩紛呈，或沉悶落寞，或妙趣橫生，或悲喜交集，既有華彩樂章喚起的拍案喝彩，也有委婉哀鳴引來的黯然神傷，當然也少不了憤懣之下扼腕的喟歎。諸如開國元勳趙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悍將張瓊強橫的代價、狀元呂蒙正的一時風光、猛將郭進的跌宕命運、文豪柳開的蜚語纏身、宰臣呂端的「大事不糊塗」、名臣寇準的大起大落、奸相丁謂的投機鑽營、文士「二宋」的瑜亮情結、重臣呂夷簡的老辣權術、名將狄青的英雄末路、儒將張亢的壯志難酬、邊臣王韶的拓疆西陲以及藍田呂氏的家族影響等等，真是彼此生涯命運不同，榮枯起伏迥異，又都不過是宋代士林將壇風雲的縮影，也無不昭示宋朝的時代變遷軌跡。

中國自古就有傳記敘述的傳統，其中太史公司馬遷更是堪稱一絕。《史記》為後世

留下了以項羽、劉邦為首的一批秦漢時代人物的事跡，個個鮮活無比，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則以散淡的筆觸勾勒出魏晉人物的佚聞逸事，也同樣生動有趣，令人讀後產生不盡的遐想，甚或大發思古之幽情。與秦漢、魏晉相比，宋代的傳世文獻典籍極為豐富，正史、野史、文集、筆記小說、方誌以及石刻的墓誌、神道碑之類，不可勝數，這便為後人了解宋朝人物及其時代背景提供了較為充分的依據。筆者不揣淺陋，於讀史治史之餘，欲追慕太史公之所為，遂選取宋代若干代表性的文臣武將，落筆成文，再彙集成冊，是為《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將壇說》（繁體出版時更名為《書與劍：北宋文臣武將列傳》）。需要說明的是，為讀者閱讀方便的考慮，本書將所有引文註釋省去。如此一來，固有別於通行的學術論著，不過內容材料卻皆取自各種史料記載（見書末「參考書目」），不敢妄加杜撰。誠懇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二〇一一年冬



開國元勳趙普



若論宋代的開國元勳，趙普無疑是文臣中分量最重的一位。到宋朝第三代的真宗朝，按照新修訂的禮儀制度規定，要確定兩位陪祀太祖廟的大臣牌位，朝議推選的頭一位就是趙普，視為文臣代表；其次是曹彬，作為武將典範。這可是對已故臣子的至高禮遇，非先皇時代最重要的功臣，絕無可能享有如此配享的殊榮。

自古及今，全面評價一個活著的人，從來都是一件很難的事，尤其是政治人物。因為牽扯的關係太多太複雜，這就有了「蓋棺定論」的解決之道。趙普死後被迫封為韓王，已表示朝廷對其尊崇，而在身後數十年又獲得配享太祖廟的待遇，就更有了公論的意思。然而，趙韓王其人其事其影響，還是過於複雜，本朝人的評價其實也只能說是點到為止而已。

一

古人云「英雄不問出處」，「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尤其是遭逢亂世之際。趙普便是一位來自民間而後影響宋初歷史的風雲人物。

趙普，字則平，生於公元九二三年。這一年距唐代滅亡僅十五年，卻已是五代中第一個朝代的後梁末世。此時，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曾經一手埋葬唐帝國的草莽英雄朱溫，據中原腹地建立起後梁王朝，不過傳世兩代，十多年光景，就在剽悍的沙陀族軍事集團的連番打擊下，

行將亡國。放眼南方地區，又別是一番景象：政權林立，小國寡民，彼此纏鬥，互不相讓。至於黃河兩岸、大江南北各地，稱王稱霸者之下，還有更多的大小軍閥，既作威作福，又無不心懷鬼胎，膽大者還覬覦皇冠王座。有人就公開宣稱：「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可謂一語戳破了真龍天子的神聖外衣。不用說，這是中國自秦統一後，出現的第二次大分裂大割據的混亂年代。

趙普的家鄉薊縣，位於今北京城西南隅，自古便是北方重鎮，當地人見慣了刀光劍影。唐朝時作為幽州所在地，轄有漁陽等郡，安祿山正是據此攪亂天下太平，斷絕了盛唐氣象。「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其後直到五代初年，仍作為北部防禦契丹的軍事要地，長期大軍雲集，狼煙戰火不絕。

一個人人生長的環境和家庭背景，注定要影響其一生。趙普的家世和早年經歷，史書語焉不詳，故留給後世太多的空白，也留下了許多想像的空間。就爬梳僅存的片段資料來看，他出身雖非官宦門第，也絕非普通農家，其父祖輩很可能屬於地方小吏，稍有產業。這當然不足以炫耀，趙普發達以後對此也不隱諱，曾坦率地對天子承認：「臣出自孤寒，本非俊傑。」動盪歲月裡，他在故鄉生活了十五個年頭，飽嚙戰亂之苦，也初步積累了亂世生存的經驗。

後唐清泰三年（九三六），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當皇帝，私下向契丹國主稱臣，許諾獻出長城以內的幽、雲十六個州，即西起今山西大同東至北京一帶，以換取對方出兵支持。隨之，





雙方聯合發兵南攻，又是一番戰火，後唐王朝灰飛煙滅，遼朝羽翼下的後晉朝廷取而代之。

遭遇以上重大變故後，幽雲地區的許多漢人不甘淪為契丹臣民，顧不得「安土重遷」的古訓，都舉家南逃。家鄉的生存環境既然已惡劣到這般地步，趙普的父親趙迴也舉族加入了南遷的人流，輾轉數郡，定居於常山（今河北正定）。此地北距幽州數百里，不在割讓版圖之列。也許是冥冥之中天意的安排，這次逃亡無意間竟成全了趙普未來的一番功業。

趙迴在常山也許有些親友，所以能暫時安頓下來，兒子趙普還娶到當地豪族魏家的姑娘，想必趙氏父子必有過人之處，小伙子能力、相貌更有出眾的可能。有了姻親的關照，外來的趙家雖免遭許多歧視，卻終究難逃寄人籬下之感。於是數年以後，他們又遷徙到西京洛陽城。由此看來，趙普一家的生存能力特別強，所以最終從小地方踏入都市大門，並能扎根下來。不過，還得說，長期不安定的生活，使趙普喪失了正常的讀書條件，及至成人，只能做到粗通文墨。好在當時武夫當道，重武輕文之風盛行，科舉之路並非有志青年的唯一選擇。

到後晉末年，也就是大約公元九四六年，時年二十五歲的趙普投身於地方藩鎮麾下，充當起一名衙吏。這要說明，當時各地的節度使幾乎都出身行伍，手握實權，生殺予奪，百無禁忌，但大都目光短淺。他們需要的是屬下的幹才，除了敢打敢拚的將校之外，就是辦事勤快還能寫會算的文吏，至於學養深厚卻不屑庶務的士人，只能用來裝點門面，卻不受到重用。因此，小吏們有的是出頭的機會。

七八年下來，趙普已精通衙門那一套刀筆功夫，擁有豐富的閱歷，通曉了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鬥爭哲學，並形成沉穩少言的性格。在此期間，他還深刻體察到武夫悍將的專橫跋扈，所謂「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卻也摸到這類人的軟肋和命門，便是大都意氣用事，頭腦簡單，缺乏謀略，拙於規劃與計算。人情練達又能力超群的文吏，自然會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當日，鎮守關中京兆地區的永興軍節度使劉詞很欣賞趙普，便將他召入自己的藩鎮，成為身邊的幕僚。此時趙普已三十二歲，朝廷也已轉換為後周王朝。好不容易剛走上順道，不曾想時隔一年多，劉節度就病死任上。還好，恩公死前向朝廷上的遺表中提到了他，稱讚才堪一用。顯德三年（九五六）二月間，周世宗征討南唐，新佔領的滁州（今安徽滁州市）缺一位軍事判官，趙普旋即被起用。這可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機遇，因為就在此地，他與日後的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相識。

二

顯德三年初，將官趙匡胤隨周世宗南征。其時，趙匡胤的軍職是殿前都虞候，屬帶兵的禁軍高級將領。趙將軍攻克南唐江北重鎮滁州城後，奉命暫時駐守，但管理佔領區一應民事非其所長，所以朝廷派來幾位文官負責料理，其中的一位就是趙普。





按照舊說，真龍天子也有潛伏期，須得藏頭遮尾，養精蓄銳，用《易經》裡的話，叫「潛龍勿用」。年輕的趙匡胤雖頗得世宗皇帝信任，但當時在外人眼裡地位並不顯赫。不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這位趙將軍精心帶兵，也懷揣大志，希望更進一步，故十分注意結交軍中豪傑，更留意有識之士。某次，地方上抓獲了百餘盜賊，論刑律本應一律殺頭，趙普要求再加訊問。經細心審理後，結果發現大多蒙冤受屈，他當即予以開釋，因此救活了許多條人命。趙普的精明幹練，立即引起趙匡胤的關注，遂請入府中相談。

須知此時，趙匡胤年僅二十九歲，趙普則是三十四歲，兩人相差有五歲，都屬壯懷激烈的年齡。二趙一交往，真是相見恨晚，一個是握兵的實力派，求賢若渴；一個是滿腹謀略的文吏，苦苦尋覓明主。於是，風雲際會，天作之合，兩人成為知己。

當日，趙將軍的父親也隨軍居於滁州城，突然染上惡疾，趙判官是有心人，早晚侍奉於病榻之前，從而進一步贏得了對方兩輩人的信任。

滁州之會數月後，趙普奉調西北州郡，依然位居下僚。據說，他曾在途經京城時，專門去有名的卦攤算了一命。他坐在簾前正準備問卜，當朝宰相范質一行人馬從大路上經過。趙普看見相公大人相貌舉止尋常，歎息道：如此大官，不知修了個甚福，得此高位。攤主早已看出來人不俗，便說：員外你很快富貴，更強過此公，何足歎羨？卜卦的結果，令他振奮不少，更堅定了實現抱負的信念。

當年十月間，趙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揮使，授匡國軍節度使。同時拿到這兩個官銜，對當年的武人而言實在是意義非同尋常，前者是兩大禁軍機構之一的殿前司的三把手，標誌著掌握軍隊的數量大幅提升；而後者則上了一個大大的台階，從此有了自己的地盤，躋身藩鎮之列。

趙匡胤一當上節度使，便馬上奏請朝廷將趙普調任為自己幕府的節度推官。三年後，趙匡胤升任殿前都點檢，成為殿前司首腦，移鎮歸德軍（駐節宋州，即今河南商丘）節度使，再聘趙普為掌書記，也就是本藩鎮集團的幕僚之首。趙普對長官的知遇器重，深懷感激，誓言戮力回報，正所謂「士為知己者死」。

趙推官趙書記的就任，使得趙都指揮使趙都點檢如虎添翼，逐漸明了自己的發展方向。其間，趙普為主子籌劃了多少套計劃方案，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深諳世道又精於計算的他，必然不斷地施加著影響，使得一介武夫趙將軍得到昇華，不甘於現狀，超越了同儕。用句古代官場老話說：人要發跡，須得貴人相助。其實趙匡胤固然是趙普的貴人，這是從地位上來說，而從謀略策劃上看，趙軍師又未嘗不是趙匡胤命中「貴人」派來的使者。

趙匡胤升任殿前都點檢不久，五代時期最有作為的周世宗皇帝英年病逝，年幼的兒子即位，太后垂簾，可謂「孤兒寡母」支撐偌大的江山，頓時使一個個野心家、雄心勃勃者以及雄才大略者，都坐立不住。幾十年來的政治現實昭示的潛規則，便是兵強馬壯者有機會稱天子。

其實，趙匡胤初獲節鉞時，不能說是野心家，因為周世宗正當壯年，威望更遠過於以往那





些短命的武人君王，通過許多整頓秩序的舉措，國家也呈現出新的氣象。因此，趙節度還是忠心耿耿追隨天子南征北戰，在征服淮南和北伐契丹的戰爭中衝鋒陷陣，屢立戰功。但形勢比人強，顯德六年（九五九）五月，周世宗在北伐途中身染重病，偶然聽說了「點檢作天子」的讖語傳聞，立即對當時的殿前都點檢，也是自家的親戚、後周太祖女婿的張永德起了疑心，遂將其罷免，換上自己一手提拔起來資歷尚淺的趙匡胤，這才開啟了趙都點檢的凌雲之路，也使趙書記的權謀派上了用場。

六月裡，周世宗終因病重結束北伐，回朝不久便駕崩於宮中。此時，後周皇室另一位手握重兵的親屬，也是太祖皇帝的外甥李重進，雖然仍保留禁軍最高職務——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卻被調到遠離京城的淮南任節度使，至於其他幾位資深的藩鎮，也先後被勒令調換防區，以防染指朝政並威脅小皇帝。至此，纏繞在周室國祚周圍的藩籬一個個離散，縈繞在開封城頭的神聖光環逐漸消退，一條真正的潛龍開始湧動，風雲亦將隨之突變。

三

要說趙普讀書不多，理論修養欠缺，都屬事實，但來自民間的狡黠智慧和短平快的鬥爭手段卻並不缺乏，這些在不講道理無章可循的亂世，反倒大顯功效，昔日蕭何、諸葛亮、王猛之流，

輔佐主公成就一番帝業，哪個不是如此？

趙普真是生逢其時，苦苦追尋多年，心中的抱負終於找到用武之地。既然周家天下淪為「孤兒寡母」操持，朝中大臣又將矛頭指向張永德、李重進這些近親大將和其他老資格的藩鎮，這便使迅速躡起的禁軍首腦趙匡胤，佔據有利的位置。不管當事人怎麼想，趙普是決然不願放棄這樣千載難逢的機遇，當即出手為主公設計藍圖、籌劃路徑，並與趙匡胤胞弟趙匡義等人共同組織部屬，聯絡各方勢力，緊鑼密鼓為改朝換代做準備。

半年後的顯德七年（九六〇）元旦之日，醞釀已久的一場兵變上演。

當天，北方前傳來戰報，稱北漢聯合遼軍大舉南下。全無政治經驗的太后與范質、王溥和魏仁溥幾位宰臣匆忙商議後，派一貫盡職盡責的趙匡胤統軍出征。詔書宣佈後，大軍浩浩蕩蕩離京北上。然而，軍隊僅僅抵達京師以北數十里的陳橋驛，就停頓下來，將校們都吵鬧半年多前的讖語，要點檢作天子，這自然都是趙軍師預先的安排。接著，趙普和趙匡義等人鞍前馬後地張羅，配合趙匡胤做出必要的各種姿態。最後，在他和諸將振振有詞的勸說下，趙都點檢順應軍心天意，穿戴上事先準備好的龍袍，次日就回師開封，而守城的將領石守信一千結拜兄弟、部將開門相迎，一場改天換地的悲喜劇可說是在兵不血刃的過程中謝幕。這也是五代以來罕見的兵變結局。

真龍結束了潛伏期，橫空出世。趙都點檢登基稱帝，改國號大宋，改年號建隆。趙匡胤便是宋朝開國皇帝，死後廟號太祖。





本朝誕生伊始，那些台前表現的將帥們都成為顯赫的功臣，加官晉爵，彈冠相慶。而身居幕後的謀士們則顯得要低調得多，暫時還不能爭長論短。這當然是那時重武輕文風尚下的慣例，兵權重於文案。加之開國皇帝宅心仁厚，不忍心立即將舊臣從朝堂上驅逐，後周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溥和樞密使吳廷祚以下臣僚大都留任。因此，趙普只是出任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按當時官場規矩，右諫議大夫屬中高級文官，但並無實權，而樞密直學士則是最高軍事決策機關的樞密院內的重要職務，掌握軍事機要。顯然，趙軍師雖立有頭功，卻因事關改朝玄機，一時還不能享受更多的名分。不過，作為心腹親信坐鎮於樞密院，倒是宋太祖的特意安排。

范質等三位前代宰臣留任本朝後，自然感激宋太祖的寬厚相待，也無不誠惶誠恐，畢竟從來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既非天子親信，也對建國大業無尺寸之功。因而，他們上朝時都謙遜不再敢坐下，皇帝也不客氣，於是宰相與天子坐而論道的傳統終結。他們遇事還不敢自作主張，多請教太祖身邊近臣。這樣一來，趙普實際上便成為朝臣們的主心骨，軍國大事都需他來拿主意。

據可靠資料記載，趙普與太祖一家有很深的私交，老太爺沒有福氣，在建國前已故，無法關照他。但杜太后不是個糊塗人，常惦記著趙普，還曾在家庭聚會中當著天子的面對他說：趙書記多操心啊，我兒不懂事的地方多著呢。這種密切的私人感情，也是趙普長期深受重用的一塊基石。

瓜熟蒂要落，水到渠也成。當年八月，趙普先升任樞密副使，名正言順位列執政大臣。兩年後，再升任樞密使，排名雖在宰相之後，其權位倒遠在其上。到乾德二年（九六四）正月間，也就是建國四年後，該做的姿態應表的風範都做夠了，天子請范、王、魏三位前朝遺臣同時從相位上退休，趙樞密使轉任宰相，並且是少見的一人獨掌相府。至於樞密使一職，則交由與他關係良好的李崇矩擔任。

就此看來，從踏入趙匡胤藩鎮幕府到大宋朝宰相，前後不過七年半時光，趙普就完成了仕途的輝煌歷程，速度不可謂不迅速，比之於那些前輩人傑毫不遜色。此時他不過四十二歲，恰是精力最旺盛和頭腦最靈活之時。

四

自本朝開國之日起，趙普很快便從興奮轉入沉思。他清楚「可以馬上打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古訓，當家天子也當然明了，尤其是唐後期、五代以來百餘年的極端亂世，遺留下弊政宛若一堆亂麻般，千頭萬緒。作為股肱謀臣，他必須輔佐明君結束動亂，統一天下，鞏固江山，開創盛世，再建功業。這些事，不僅不能指望那些功臣將帥，還要時刻防範他們，否則兵變一幕隨時可能再演。





當時，功臣將領們只知居功自傲，並不操心國政，有人甚至還敢欺凌大臣。像善於擊劍、綽號「王劍兒」的悍將王彥升，因在陳橋兵變有功，出任京城巡檢一職。一天半夜，他竟突然敲開宰相王溥家門，王丞相見來人是「王劍兒」，十分驚悸。王巡檢對主人說：「今晚巡查累了，想在你家一醉方休。經多見廣的老臣自然明白對方「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要敲詐索賄，但佯裝不懂，吩咐家人擺上酒餚，最終將不速之客巧妙支走。次日，太祖得到王溥的密奏，一怒之下將「王劍兒」貶出京師。此事足以說明武人跋扈的積習難改，目無法紀，毫不理解皇帝當家的難處，也無視文官集團的權威和尊嚴。」

要說，天子早期的幕府與部屬中確有一批人才，帶兵的將領不說，料理機要和文案的就有呂餘慶、劉熙古、沈義倫、王仁贍、楚昭輔及李處耘等人。但趙普無疑是他們中的核心人物，無論是謀略見識還是決斷魄力，都非他人可比，故備受信任，一再獲得重用。皇帝不僅常與他商議經國大事，還多次屈尊親臨其府求教。天子如此眷顧信賴，趙普因此深感責任重大，也以身許國，視唐代名相姚崇為楷模。正是「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遂摸索歷代治國經驗，尤其是總結自己的親歷體驗，苦心孤詣，耗費心機，不斷提出周詳的治理對策。

當時，最棘手的事莫過於武夫悍將掌控兵權的問題，多年來由此釀成朝綱紊亂、法紀不存，甚至篡位奪權的惡果。趙普經過縝密的思考，向天子提出由近及外的收兵權方案，即先收禁軍兵權，再削藩鎮之權。

建國初，石守信等一批幹將因直接參與陳橋兵變搖身成開國功臣，作為犒賞，都被授予禁軍兩大統軍機構中的要職。不過，地位最高的殿前都點檢、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兩個軍職，不能隨便任命，還得講究點資歷，於是由兩位資深的節度使慕容延釗和韓令坤擔任。在太祖皇帝和趙普眼裡，這些人都是掌握禁軍大權的要角，還是肘腋之患，既不得不照顧，也不能不倍加防範。但處理起來，是絕對不能鬍子眉毛一把抓，要分個親疏遠近。那麼，就先從關係疏遠者身上動手。建隆二年（九六一）閏三月間，朝廷下詔，宣佈罷免慕容延釗和韓令坤的軍職，以便兩位宿將歸鎮休養。慕容、韓氏非太祖親信，沒有參與陳橋兵變，地位雖高，實際卻沒有控制多少軍隊，所以先被解除軍職。

接下來面對的便是真正握有重兵的功臣大將，其中尤以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和張令鐸四人身份最為重要。早在建國之初，趙普就向太祖建議從這幾位手裡收回兵權，但天子沒答應，還對他解釋道：他們都是朕的結義兄弟，肯定不會背叛。趙普回答道：為臣倒不擔心他們，不過仔細觀察幾位，都缺乏統御才能，恐怕難以管制部屬，一旦手下突然作孽，那時也由不得他們。太祖想到自己發動兵變的一幕，心有所動，卻仍因一時拉不下臉而未動手。現在既然決定收回禁軍大權，也非從他們身上開刀不可，感情私交之類的事情就顧不了那麼多了。

經過幾個月的精心準備之後，八月裡，天子在宮中設下豐盛的宴席，石守信等人應召赴宴。皇家宴席的排場自不用說，席間賓主飲樂的氣氛也異常熱烈，一面談古論今，一面共憶昔日兵變

